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甘立猷

謄錄監生臣余元泰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三十一

起癸兆敦祥正月盡疆圉
協洽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
又出兵自馬馱沙湖流窺江陰吳守將以聞王親督水
軍及馬步兵往救之比至鎮江敵已營瓜洲掠西津而

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
山麓翌日茂才追至俘子門遇敵舟五百艘遮海口乘
潮薄吳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獲樓船二十餘艘
斬虜甚衆有棄舟登岸者伏兵又掩擊之乘勝逐北覆
其巨艦無筭獲斗船十八艘殺溺死者過半凡虜將校
四百人卒五千餘人時宋龍鳳十二年也 辛卯吳王
命按察司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
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

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能興利除
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
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
者勿沽名賈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
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 吳王命中書省錄用諸
司劾退官員省臣傅巖等奏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
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
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王曰人之才能各有長

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命復用之已

酉以崇正院使博囉沙為御史大夫 壬子以旺扎勒穆

知樞密院事 是月以沙蘭達哩為中書左丞相 命

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

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級 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

軍元帥府於孟津縣 吳湖廣參政張彬率指揮胡海

洋等討辰州周文貴攻破其壘文貴黨劉七自益陽率
衆來援彬復擊敗之文貴等乘暮風雨而遁 丁卯四
川容美洞宣撫田光寶遣其弟光受以元所授宣撫敕
印降於吳吳王以光寶為四川行省參政兼容美洞軍
民宣撫使仍為置安撫元帥以治之 吳處州青田縣
山賊夏清連福建陳友定兵寇慶元縣浙東按察僉事
章溢召所部義兵擊走之 己巳吳置兩淮都轉運鹽
使司所領凡二十九場 癸酉吳徐達請以指揮孫興

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王從之復
救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
來攻海安則擊之 吳湖廣潭州衛指揮同知嚴廣率
兵至茶陵江口擊諸寨悉平之 甲戌詔天下以比者
逆臣博囉特穆爾圖卜堅特穆爾樂迪斯等干紀亂倫內
外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 庫
庫特穆爾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
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初李思齊與察

罕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托埒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繫隙既開遂成讐敵時有孫翥趙恒者愷人也為庫庫謀主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行乃謂庫庫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托埒伯孔興張良弼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宜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并力渡淮彼若不受調則移軍

征之據有閩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庫庫欣

然從之

孫翥趙恒以下據
庚申外史修入

庚辰吳王以張士誠將徐

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又聞庫庫特穆爾欲南攻兩淮
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
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
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
長徐義舟師或由鄱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
高郵二軍苟合不可不備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

保保雖擁重兵而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很復自用
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
兵謹俟其至然庫庫特穆爾雖受命肅清江淮實無意
南征也 辛巳吳下令禁種糯稻其畧曰曩以民間造
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
為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
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明玉珍有
疾召其臣僚諭曰西蜀險塞汝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

可以自守其勉之遂卒年三十有六葬於江水之北自
僭號至是凡五年子昇立年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
同聽政玉珍為人頗尚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
暴之餘賴以粗安然好自用昧於遠畧而嗣子暗弱政
出多門國勢日衰 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
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久始滅 庚寅吳王令徐
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 甲午庫庫特穆
爾遣關保和爾齊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

關中四軍張良弼托垓伯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
兵劉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我與
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
地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所部曰一戈一甲不
可出武關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自是東西構兵相持
不解而國家大事去矣

此事據庚申
外史修入

乙未廷試進士

七十二人賜赫德布哈張棟等及第出身有差 監察

御史王倫晉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

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帝嘉納之 丙申吳

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兵取濠州 吳命中書嚴選

舉之禁初令府縣每歲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嘗朝覲者歲終逮至京師治之 先是吳徐達援宜興令

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

皆為所殺王聞之怒責國勝既而達自宜興還益督兵
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二百
人士卒二千餘人王命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
差丁未吳王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
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其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一萬
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
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夏四月癸丑朔明
昇遣其學士虞封聘於吳乙卯吳王以玉輅太侈定

用木輅 丙辰吳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騾港
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舟師進薄城下
其右丞梅思祖等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下民皆
安堵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初至正十一年黃
河大決省部募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揚州人
王宣挺身自薦朝廷以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
楮幣至揚州募丁夫得三萬餘人就令宣統領治河數
月而工成時徐州芝蔴李起兵據州城因命宣為招討

使率丁夫從總兵伊蘓復徐州尋授宣淮南淮北義兵
都元帥守馬陵調滕州鎮禦且耕且戰以給軍儲又移
鎮山東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特穆爾援之破
田豐復令宣與信畧其旁郡遂據沂州至是以兵襲海
州入據之 戊午吳徐達由瓠子角進兵攻興化克之
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
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
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礮石四面攻城時孫德

崖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當
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無家也及
復濠州曰今日有國有家我志遂矣

吳王以下探
國初事蹟

辛

酉詔立皇太子妃幹濟喇遜達哩氏 壬戌吳王遣人

齎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遽興師旅爾等宜
體予懷毋為自絕 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

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吳王甚喜以
聚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甲子吳王發建康往

濠州省陵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從行遣使
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
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
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
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
師老力罷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
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為我後
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丁

卯吳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州陸聚遣兵攻魚臺下之又遣兵取邳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於吳吳王至濠州念考妣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對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王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衽以麤布為之王禕曰此總為重矣王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冢旁居民

汪文劉英於王有舊召至慰撫之令招致鄰黨二十家以守冢復其家 戊辰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貢金綺於吳 濠州父老經濟等謁見吳王王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乃復勞憂念王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王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

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王又曰鄉人耕稼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辛未吳左相國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東城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實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吳師追奔十餘里獲實都及裨將賁元

帥而還竹昌左君弼並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竹貞率
官軍來援政等復與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凡
得兵四千馬千匹又遣千戶趙祥以兵追至潁獲其運
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吳王

將還建康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賞以綺帛米粟曰此以
報宿昔相念之德又謂諸父老曰鄉縣租賦當令有司
勿征一二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再拜謝而退
五月甲申吳王自濠州還至建康 甲辰以托克托巴

哈為御史大夫 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

縣大雨雹紹興路山陰縣卧龍山裂 己未命知樞密

院事瑪嚕以兵守直沽命河間鹽運使拜珠曹履亨撫

諭沿海竈戶俾出征夫從瑪嚕征討 丙寅詔英宗時

謀為不軌之臣其子孫或成丁者可安置舊地幼者隨

母居草地終身不得入京城及不得授官止許於本愛

滿應役 皇后肅蘭哈氏生日百官進賤皇后諭沙蘭

達哩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賤近年

雖行不合典故却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徐
溝縣地震介休縣大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
壬午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尹煥章來
隨遣汪何報禮留而不遣今復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
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
是以博囉雖無餘孽跳梁於西北而鳳翔鹿臺之兵合
黨而東出俞寶拒戰於樂安王仁逃歸於齊東幽燕無
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

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詞足下
拘留不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
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
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
方能撫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
皆出魏武下矣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
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弭如或不
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

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
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邠之軍取濟寧淮安之師約
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努
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
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眾君子謀之
毋徒獨斷以遺後悔 丙申庫庫特穆爾遣朱珍盧旺
屯兵河中遣閔保和爾齊合兵渡河會竹貞商嵩且約
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思齊與良

弼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丁未吳王
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
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門庭之
寇不可以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丞相李善長對曰張
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王曰彼淫
昏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
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

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耶左相國徐達曰張氏驕盈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恃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齟齬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王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吳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楚國公廖永安卒於蘇州是月太白經天者再八月庚

戊朔吳拓建康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距
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卑隘王
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
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亘周
圍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吳
王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 壬子吳命中書左丞
相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兵二十萬
伐張士誠吳王御戟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

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麒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麒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

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必矣遇春猶執前議王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
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王乃
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
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
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
此言如此則墮吾計中矣 癸丑吳大將軍徐達等帥
諸軍發龍江卒酉師至太湖已巳常遇春擊敗張士誠

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王聞之
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
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
果叛降於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橋其右丞張天
麒分兵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
當中路天麒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徐達率兵進
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
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麒達自中路

攻陶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天麒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吳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麒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得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二十萬屯城東之舊館

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
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
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
聲援吳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
元紹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
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
戊寅以李國鳳為中書左丞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九月己卯朔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

輕舟出東阡鎮覘吳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與之戰會
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
其兵擒志堅 甲申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
誅之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喇哈自鳳翔還
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
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以
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獻於吳實未納

土特欲假借聲援以拒朝廷及帝屢加命國珍益驕橫終不肯奉正朔 乙未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 己亥以中書平章政事實埒們為御史大夫 明昇遣使聘於吳使者自言其國之險固與富饒吳王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其險且富非為國長久之道且自用兵以

來商賈路絕而乃稱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王
因語侍臣曰吾生平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
主之善而但誇其國之險固失奉使之道矣吾嘗遣使
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夸大怒取笑於人如蜀使者
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辛丑孛星見東北方 乙巳吳

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駐湖州之德清遂取之
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晉德成 張士誠
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

報吳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援絕餽餉不繼多出降者 吳湖廣參政楊璟命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吳王命楊璟張彬等分兵進討 丙午吳遣

參政蔡哲報聘於蜀 冬十月辛卯朔吳徐達以所獲
張士誠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 壬子吳常遇
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等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
至昇山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
其同僉戴茂乞降吳師遂馳入是夕王晟亦降 朝廷
屢促庫庫特穆爾南征甲子庫庫不得已遣其弟托音
特穆爾及部將猶高等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為保障
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

此事兼用庚申外史修入

吳朱文忠

率指揮朱亮祖取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
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戊
寅吳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
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
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
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衆大敗五太子及
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
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

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
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
一月庚辰朔吳舊館捷至父老進賀王曰此民之福也
自是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蘇矣汝父老宜戒諭
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父老皆拜謝
而出甲申吳徐達遣馮國珍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
湖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
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

不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
俛首不能言張天麒等以城降伯昇亦遂降張氏之敗
由伯昇先降遂不能支故吳人謂負主者曰李司徒張氏

以下抹治
城客論

吳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己丑吳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士誠元
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
降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
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於張氏今若來降可

保不死且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
我即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
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元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詣軍
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
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雷霆
當之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先來
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即日
以降狀來籍其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

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并執蔣英劉震
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叱去之禁戢士卒城
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執元平章
超迪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元明以下官
屬入朝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官軍圍高
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馬
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孤以至於亡先是吳
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王命纂修公子書及務

農技藝商賈書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
通曉與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解之使
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
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
直辭詳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
民成俗至是書成上之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衣帽
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等以紹興路降
於吳吳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吳左

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
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士誠將竇
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
渡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
門常遇春軍虎丘郭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
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
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築長圍
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死成定遠人後追封東海郡公 甲辰元平章 迪長

壽等至建康吳王以其元臣命有司給廩餼歸之於元而誅蔣英於市以潘元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守舊職從朱文忠節制 十二月乙卯朔永寧縣賊饒一等作亂吳指揮畢榮討之擒其元師王子華餘黨悉平 陳友定將建寧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吳廖永忠沈宋主小明王於瓜步小明王自失安豐遂居滁州至是與劉福通來建康俱為永忠所害考異

明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書德慶侯廖永忠卒錢氏辨證曰廖永忠之卒實錄為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

卒之歲月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授據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勲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為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入皆以國史之書法為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勅編定既成表上之鏤版內府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為其僭侈犯上實以沈韓林兒之故也又曰丙丁之間大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為聖公既死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翦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一旦沈林兒以逢工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

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為辭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於國史則諱之於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國史諱之為一時也博論彰之為萬世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為而豈聖祖之志哉今按明祖之於龍鳳乃奉其年號北面而事之者雖曰急而相隨亦其主矣博論直稱韓林兒是何言哉先武之於盆子待之以不死足矣若明祖之於龍鳳則非其倫明祖欲救安豐劉文成云救出來發付何處此言是也安得云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耶實錄欲諱瓜步之沈而并諱永忠之誅公羊曰諱莫如深國史之志也辨證盛稱太祖之光明而不得不存博論之所載公羊曰定哀多微辭錢氏之意也要皆為其本朝迴護耳若異代觀之則固有公論

矣庚申外史曰小明王出居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洲渡遇風浪掀舟沒以瓜步為瓜洲誤也具舟楫迎歸蓋得其實風浪掀舟即當時之所託以掩飾者爾朱鎮撫不知為何人劉太保即福通也此事情狀曖昧不可臆度然小明王之死即非出於太祖之意而吳之臣下無不以此為快心者誰復罪永忠之不義耶孟子言聖人之所同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嗚呼此豈三代以下之所及也哉

李文鳳曰秦氏暴虐陳勝吳廣斬竿揭木以為天下先雖尋就覆亡後之議者猶曰秦民之湯武也元運將終庚申君無道民不聊生韓氏父子君臣起義號

召天下雲合響應羣雄並爭不謀而同然當是時據
河南蕩山東躡趙魏蹠上都入遼東畧關西下江南
大抵盡宋之將帥不謂之中國之湯武不可也天命
有德真人龍興定鼎建業處漢吳二強寇之間東西
掃蕩從容指揮元之不能以匹馬隻輪臨江左者以
有宋為捍蔽也韓氏君臣非特有功於中國其亦大
有功於我明也乎草澤崛起不無憑依鬼怪與夫暴
戾糾紛之氣象然建國十有餘年其間所以能自立

要必有可紀者惜載籍泯泯莫究萬一得則為王失則為虜悲夫

吳羣臣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王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營建廟社立宮室甲子王親祀山川之神告以工事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王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 庚午蒲城洛水和順崖崩是歲監察御史聖努額森薩都實哩等言昔奸邪

構害丞相托克托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由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設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以時方多故未報而國亡

二十七年春正月癸巳朔吳王始稱吳元年 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戊戌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歸得

一食雖甚麤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吳戴德等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降興祖即李勝也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詣吳徐達軍降辛丑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

今後牋文只令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甲辰吳王遣

使與庫庫特穆爾書責其拘使不還之罪且諷之以關
中張李及俞寶王信生釁可虞又曰若能遣汪何錢禎
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不然是又開我南
方之兵為彼後時之戰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
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
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庫
庫特穆爾與關中構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

解之庫庫乃戕殺詔使恬霞努等而跋扈之跡著矣是月李思齊張良弼托埒伯自會於含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同拒庫庫之師 二月丁未朔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二千餘挽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捨舟登陸擊之殺裨將韓乙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遂還城閉門令出兵陳城外皆卧槍以待有頃果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衆大潰多溺死

遂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 壬子茗洋降賊

周瑞卿叛吳浙東按察僉事章溢遣其子元帥存道合
平陽瑞安總制孫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六十餘人

吳置兩浙都轉運鹽司於杭州設場三十六 乙卯

吳王聞陵子村之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遊兵
故以此餌我使我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
於此善戰者知彼知此察於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濠
徐邳守將嚴為之備 庚申以七十為中書平章政事

裕魯巴哈為御史大夫 乙丑以詹事裕魯特穆爾為
御史大夫 吳王遣使陳州以書諭左丞左君弼曰曩
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
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
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
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足下
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
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於亂世今足下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
度日如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
倘能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待以故舊則於天理人
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王乃歸其母於
陳州 吳陸聚遣兵攻宿州擒其僉院邢瑞等一百四
十一人 丁卯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興
攻平江瀨寨偽鎮撫楊五以寨降 三月丁丑朔萊州
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庫庫特穆爾遣兵屯滕州

以禦王信 吳參政蔡哲自蜀歸具言蜀自明玉珍喪
後明昇闇弱羣下擅權因圖其所經山川阨塞之處以
獻 戊子思阮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
於吳 丁酉吳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
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
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
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
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候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沂

州流民千餘家還靈璧虹縣復業王信追至宿遷殺之
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上乞食吳王聞而憐之
曰王信不仁甚矣民雖死其如天道何乃遣人賑濟之
吳以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為靖州安撫使俾討平山
寨且耕且守從參軍詹允亨言也 吳參政楊璟進兵
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率衆降 庚子
京師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 夏四月丙
午朔吳上海縣民錢鶴皋作亂據松江府徐達遣驍騎

衛指揮葛俊率兵討平之初王立中以城降達就令守府事既而王命苟玉珍代之未幾達檄各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臯不奉令號於衆以倡亂衆皆從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夏秦施仁濟聚衆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通判趙徹倉卒不能敵同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賊追殺之鶴臯自稱行省左丞署旗以元字刻磚為印偽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張士誠以求援至是達遣俊討之兵至連湖蕩

望見遵義所率衆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為也乃於蕩東
西連發十餘砲賊皆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兵及松江
城鶴臯閉門拒守倭攻下之獲鶴臯檻送大將軍斬之
施仁濟等脫走率其黨五千餘人突入嘉興府劫庫藏
軍需而出海寧衛指揮孫虎等率兵追擊悉擒之 辛
亥吳王以先考忌日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
居注詹同再三慰王王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 壬
子吳王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
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
事是欲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
汝等皆當明白直書不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也 乙卯吳中書平章政事俞通海卒徐達之圍姑蘇
也檄通海以兵來會通海至桃花塢為流矢所中創甚
歸建康王詣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已不

能言王揮淚而出及卒臨哭甚哀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公 己未方國珍既入貢於吳復陰泛海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定吳師伐姑蘇國珍擁兵坐觀屢假貢獻覘勝敗為叛服計王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且諭之曰爾能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吳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寧海鹽等沿海州縣皆邊防之所宜設兵鎮守王命文忠調兵戍之 吳潭州衛遣兵攻易華餘黨

所據山寨克之 五月丙子朔白氣二道亘天 姑蘇之圍吳王初不欲煩兵第困服之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昔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蠭起及天命所在必歸於一豈容紛然雖有能者知王業無成亦當革心歸命以全身保族若漢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獨於爾若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為天下笑也士誠不報 戊寅以空名宣敕遣福建行省命平章曲出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

辛巳大同隕霜殺麥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

錢糧由海道送京師 甲申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

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王曰今方致力姑蘇而張氏

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吾

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為晚也 乙酉以旺扎勒特穆爾

為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己丑吳湖廣行省遣

兵討平江花陽山寨克之 辛卯以知樞密院事實埒

們為嶺北行省左丞相提調分通政院 吳王以天久

不雨日減膳素食仍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
稅糧三年 辛丑庫庫特穆爾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
六百一十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晄 李思齊
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部將閔
保和爾齊商高竹貞引兵拔其寨郭謙走 六月丙午
朔日有食之晝晦 己酉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
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
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

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參政黃哈喇巴圖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以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墜

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
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
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
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啞啞
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此天數
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死在旦夕一
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
不忘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

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減使號令
嚴明百姓樂附非直能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
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
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
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
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內殿敗一
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弗問故淪胥至今日士誠
曰吾亦深恨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

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以銳師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鄱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吾恐勢極患生變從中起公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也故吾為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

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
侯況曾許以實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
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
突出西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却士誠弟士信
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
金收軍遇春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
築壘遶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

衛將士每衛製襄陽砲架五座他砲架各五十餘座晝

夜砲聲不絕

製砲採俞
本記事錄

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

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砲碎其首而死

丁巳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燄燦人宮

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

壬戌庫庫特穆爾部將李守道降於吳王命館之於

會同館丁卯沂州山崩戊辰大雨吳王復膳詔免

民今年田租癸酉吳王詔自今凡朝賀不用女樂

吳參知政事張昶以謀叛誅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善昶有才辨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自以元臣失節心常怏怏陰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吳王及時行樂王以語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然必有使之者王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王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吳失人心陰為元計王皆不聽時帝謂昶已死贈諡且擢用其子會李文忠

平杭州送平章超迪長壽至建康王釋之遣歸朝昶乃
陰託二人奉表於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卧病楊
憲往候於昶卧內得書藁遂奏之王令大都督府按問
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在塞北王始惜其才猶
欲活之及見其所書牘辭曰彼決意叛矣是不可赦遂
誅之是月知樞密院事壽安奉空名宣敕與侯巴延
達實令其以兵援庫庫特穆爾時李思齊據長安與商
曷拒戰侯巴延達實進兵攻長安秦州守將蕭公達降

於思齊思齊知關保等兵退遣察琳等破其營侯巴延
達實奔潰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
張良弼等軍頗不支遂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
丞袁渙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理特穆爾傳旨令兩家
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於博囉曰我西
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渙貪人也此非其
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渙必助我而西事可
成也庫庫如其計渙果私布意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

為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愈急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三十二

起疆圉協洽七月盡十二月

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謂孫翥趙恒曰今日果當何如二人因獻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

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
自河中渡河擣鳳翔覆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
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
出兵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即日行其計檄貊高率
兵攻鳳翔

此事據庚申
外史修入

潘元紹以張士誠之勲戚位

重宰相頗能禮下文士然酗酒嗜殺有名倡蘇氏才色
雙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一日出
戰歸見事急召其愛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

家脫有不測若輩當自引決最少妾段氏請先死六人
皆相繼自經元紹焚之瘞後園

據鐵崖樂府張羽七姬
權厝志及文徵明跋修

八
甲申吳右相國李善長等勸王即皇帝位王未之
許善長等復力請王曰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
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吾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
稱尊志驕氣盈卒致覆滅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
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己丑雷震吳宮門獸吻得
物若斧形而石質王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

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遂赦中外獄囚 方國珍
初降吳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入朝已而據地自若且
通使於閩圖為犄角吳王聞之怒遣使責國珍貢糧二
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其畧曰吾師下姑蘇即南取溫
台處水陸並進無能禦也爾早於此時改過效順猶可
保其富貴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
之所為不然為偷生之計竄入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
反為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書至國珍

大懼集弟姪及將佐以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姑蘇
未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劉席曰江左兵多步騎其
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為然唯丘楠爭曰此二者
皆非所以為公福也姑蘇旦夕必下彼出兵南伐辭直
而師壯吾誰與為援莫若遣使奉書明言不敢背德庶
幾可以息兵不然禍至無日矣國珍素慙闇不能決唯
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為泛海計 丁酉絳州星隕光耀
如晝 辛丑吳置太常司農大理將作四司 是月李

思齊遣部將許國佐薛穆飛會張良弼托埒伯兵屯於華陰時命圖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令部將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龍見於臨朐龍山大石起立 貊高部將多博囉之黨及奉檄調往陝西貊高率兵赴之行至衛輝諸將夜聚謀曰我為官軍庫庫為總兵用我殺南軍可也今聞欲馳往河中渡河趨鳳翔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於是河西平章船張及沙知院劉參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

言五鼓罷扶貊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之約定各率兵以待翊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沙蘭達爾特克實沙巴延特穆爾李國鳳進謀於皇太子曰向日詔書令諸將各將本部分道進兵而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於一而自

內制外庶幾天下可為又貊高一部背庫庫而向朝廷
亦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太子如其言以請八月丙午
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
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
盜積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徧海內茲踰一紀
故察罕特穆爾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青
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庫庫特穆爾克繼先志用
成駿功阿裕錫哩達喇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

至重詎宜輕出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畀以王爵
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至
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
異圖詢之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
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
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
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
清江淮李思齊總領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巴延

達實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為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
總領本部軍馬及張良弼孔興托埒伯各枝軍馬進取
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
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貊高部將謝雪兒至彰
德詐為使者以入遂據之沙劉至懷慶庫庫守將黃瑞
覺之城閉不得入庚戌貊高殺衛輝守將余仁輔彰德
守將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復還彰德上疏
言人臣以尊君為本以盡忠為心以愛民為務今總兵

官庫庫特穆爾歲與官軍讐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詔以庫庫特穆爾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額高討之又以額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號為忠義功臣 辛亥特穆爾巴哈進封淮王賜金印設王傅等官 壬子為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副使同僉各一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管勾一員 甲寅以右丞相旺扎勒特穆爾翰林承旨達爾瑪平章政事旺

扎勒特穆爾並知大撫軍院事

癸丑吳園丘方丘及社

稷壇成園丘在應天府城東南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

丘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並倣漢制為壇二成 丙辰

旺扎勒特穆爾言大撫軍院專掌軍機今後迨北軍務仍

舊制樞密院管其餘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統兵行

省行院宣慰司一應軍情不許隔越徑行移大撫軍院

以詹事院同知李國鳳同知大撫軍院事中書參知

政事旺扎勒特穆爾為副使左司員外郎索珠樞密院參

議王宏遠為經歷 庚申旺扎勒特穆爾言諸軍將士有

能用命効力建立奇功者請所賞宣敕依常制外加以

忠義功臣之號從之 時詔書雖下諸將皆不用命李

思齊聞貊高為變閩保和爾齊夜遁遂解兵而西托音

特穆爾盡劫掠山東民畜而西趨衛輝庫庫特穆爾盡

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懼庫庫兄弟有夾攻衛

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民畜而北屯彰德朝廷無如之

何

以上據庚申外史修入

閩保以庫庫有不臣之心亦叛去列其

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

辛酉命旺扎勒特穆爾仍前

少師知樞密院事伊蘓仍前太保中書右丞相特哩特

穆爾以太尉為添設中書左丞相

丙寅立行樞密院

於阿南達察罕諾爾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圖魯仍前少

保兼知行樞密院事

丁卯吳徵江西儒士顏六奇蕭

飛鳳劉平等至建康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

戊辰命特哩特穆爾仍前太尉左丞相知大撫軍院

事中書右丞陳敬伯為中書平章政事

吳王以書諭

沂州王宣父子曰吾兵去歲拔淮甸爾父子遣軍乘勢
入海州非仗吾兵威安能得此爾乃不知所自縱軍燒
吾鹽草今年春又犯我宿遷此乃鼠竊狗偷之計豈大
丈夫所為哉事本微細徒起釁端是以前日海州之舉
不過畧示警戒吾若督師進取海州必不可保是時忽
記爾父子數年前與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
閣下鼓舞羣雄殪子嬰於咸陽戮商辛於牧野以清華
夏因不忘舊盟遂即命班師今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

念爾昔年故以書示意若能速更名號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不然未取河南先取沂州雖欲改圖不可得矣 己巳吳太廟成四世祖各為廟高祖居中曾祖居東第一廟祖居西第一廟考居東第二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 吳王命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 九月甲戌朔義士戴晉生上皇太子書言治亂之由 命中書右丞相伊蘓以兵往山東參知政事達

都呼喇分戶部官一同供給 丁亥以兵起迤南百姓
供給繁重其真定河南陝西山東冀寧等處除軍人自
耕自食外與免民間今年田租之半其餘雜泛一切停
罷 辛巳吳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時圍困既
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
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
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
士破葑門常遇春破閭門新寨遂率衆度橋進薄城下

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嚴參政與謝
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
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
城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
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
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
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

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封門中途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士麟謝節王元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

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別將熊天瑞伏誅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之先集將士申明王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不敢妄動居民晏然 壬午吳王命中書省以戰袍賜征浙西將士時姑蘇之捷未至王念其久役將寒故有是命 癸未姑蘇捷音至吳王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府副

使康茂才將兵繼之又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率勇士
千人赴淮安候師期又令濠州練習平鄉山寨軍會取
膠州登萊等處又命江淮衛以兵千人守禦邳州 吳
徐達等遣許千戶率兵取通州次狼山其守將張石丞
者士誠從子所謂大眼張也乙酉率所部詣軍門降得
將士七千三百餘人糧五萬二千餘石 丁亥吳置內
使監秩正四品 無錫莫天祐以城降於吳初天祐附
張士誠士誠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亦羈縻而已徐達

數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
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張氏已就縛縱
固守將誰為一城生命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
沈思良久擲帽於地曰守此孤城不如降也翼乃縋城
而下納款於廷瑞廷瑞喜曰城不受兵皆汝之力也翼
還告天祐遂出降 已丑詔伊蘓以中書右丞相分省
山東沙蘭達哩以中書左丞相分省大同 吳朱亮祖
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闕嶺山寨平之 徐達遣人

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

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

言不遜善長怒王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

葬之

考異士誠之死俞本記事錄云上令御士扛於空橋御杖四十而死焚瘞於石頭城九朝談纂云以

弓弦勒殺之國初事蹟云命縊殺之今從太祖實錄

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

誠兄弟驕侈淫佚又闇於斷制權為文吏所竊然士誠

持重寡言欲以得士要譽士有至者無問賢不肖輒重

其贈遺輿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

疎簡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將當行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如願賜之始任事至軍中則載妓女歌舞日會遊談之士酣宴博奕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類如此死時年四十七士誠母曹氏頗有智數死葬姑蘇南門外士誠有二子城將破時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士信愚妄不識大體士誠委政於士信卒以亡其國而士信之敗又為

王蔡葉三參軍所誤至是並戮之風乾其尸稱刑者三月

據鐵崖
樂府

殺潘元紹投其首於溷中剛莫天祐以其堅守

無錫前後喪臺兵十餘萬也

據九朝
談纂

又有周振者山陽

鐵冶子也人號為周鐵星以聚斂功至上卿城破被獲

言於主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
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耶遂殺之民大

快或手額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

實錄無周振事此
據鐵崖樂府補入

士誠既死吳王謂羣臣曰吾昔渡江時所得江東數郡

而已陳友諒據上流張士誠為吾腹心之患一有警報
首尾牽制吾居中應之實為艱難今二人皆為吾所滅
然東南雖定而中原尚擾尤當相與戮力未可遽為自
安之計 辛卯吳置宣徽院改太醫院為太醫院秩皆
正三品 甲午吳朱亮祖兵至天台縣縣尹湯盤以縣
降 丙申太師汪嘉努追封兗王諡忠靖 丁酉吳朱
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拒戰亮祖擊敗之指揮嚴
德中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吳王遣使以書送元宗

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帝書畧曰曩者天棄金
宋歷數在殿下祖宗故以韃靼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國
與民為主傳及百年至於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
亂中原邑里蕭條黎庶之不安已十七載矣殿下屢嘗
命將征伐國勢日衰妖氛愈盛遂令故將大臣服毒而
歿臨陣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為將者李察罕
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殄滅妖寇功已高權已重豪傑之
志在焉殿下不能誰何尤甚於妖人之作亂也蓋其心

不異曹操奉漢獻帝於許下殿下豈不知之且妖人之作亂權臣之跋扈非妖人易於作亂權臣易於跋扈也由殿下不能體祖宗所為故天將棄之如棄金宋之事殆不可救予本庶民因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隔絕遂為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輯衆撫有江東兩浙湖淮漢沔江西嶺廣人各生理近殄滅反側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昔殿下祖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親王駙馬皆殄滅無遺一何忍也今予則不然所獲

元氏子孫悉皆放歸望殿下思祖宗之傳仍善待之又
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
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
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盛閣下
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
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為臣子
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縱此心自以為忠安能免於人
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事有難言閣下果忠於君

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日
削平張氏江南已定東南距大海西抵巴蜀南被嶺南
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諸軍屯駐在
內居閩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
援薄有織金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己亥沂州王宣遣
其副使權苗芳謝過於吳吳王遣鎮撫侯正紀往報之
辛丑吳王命於泗州靈璧取石制磬湖州采桐梓制
琴瑟 平姑蘇師還吳王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

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皆賞綬段有差軍人
米一石鹽十斤王諭諸將曰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
一天下毋狃於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
大業垂成更須努力明日徐達等入謝王問公等還第
置酒為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王曰吾豈
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
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
如宜深戒之 吳朱亮祖兵克台州初方國瑛聞吳師

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
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
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亮祖攻之急國瑛度力不
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其城
遂下仙居諸縣國瑛之遁也挾總管趙琬至黃巖琬潛
登白龍輿舍於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瞑目卻之
七日而死琬璉之弟也 癸卯吳新內成正殿曰奉天
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殿後曰謹身殿皆翼

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樸素不為雕飾王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王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王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

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冬十月甲辰朔吳王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因戰鬪而傷殘者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吳王遣起居注吳林魏觀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顏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邳州遂攻真定詔伊蘓自河

間以兵會貊高取真定已而不果命伊蘓還河間貊高
還彰德 乙巳皇太子奏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信
為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樞密院事立中書行省
於真定路 丙午吳楚國公廖永安之喪至自蘇州王
迎祭於郊 加司徒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王宣為沂國
公 吳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左相國為
右餘官如之又定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存仁為祭酒
劉承直為司業 吳改太史監為院以太史監令劉基

為院使秩正三品 朱亮祖兵至黃巖州方國瑛燒解

字民居遁海上守將哈爾嚕降 丁未吳王敕禮官曰

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

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

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有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

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

於後代蓋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詔庫庫特穆爾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

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其弟托音特穆爾以
集賢學士與庫庫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
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
軍在帳前者命伯索珠和爾齊統之在河南者中書平
章政事內史李克彛統之在山東者太保中書右丞相
伊蘓統之在山西者少保中書左丞相沙蘭達哩統之
在河北者知樞密院事額高統之唯關保仍統本部諸
軍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是日赦天下

吳置御史臺秩從一品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王諭之曰國家所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其職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養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甲寅吳命左御史大夫湯和為

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率諸將討方
國珍於慶元 壬戌吳命中書省定律令以李善長為
總裁官楊憲傅璘劉基陶安徐本文原吉范顯宗錢用
任盛元輔吳去疾趙麟崔永泰張純誠謝汝志周禎劉
惟敬周祥陳敏孫忠李祥潘黼程孔昭傅敏學王藻吳
彤為議律官初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
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
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

縣欲須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繁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采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久遠行之 丙辰吳王遣使以書遺李思齊張良弼使息兵解關推一人為尊撫定閩中以一民心思齊等得書

不報丁巳吳王宴功臣於西樓辛酉吳王謂信國公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鼠竊狗偷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為尊元實則跋扈擅專上疑下慢閔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

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
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
援兵四集進不得勝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
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
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
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王顧謂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
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 癸亥吳定樂舞之士樂生用

道童如故舞生以民間俊秀子弟為之文武二舞各六十四人 甲子吳王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掌軍國重事常遇春為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又命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周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

衛軍取廣西文輝初為王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是日王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讀祝畢召
諸將士諭之曰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
平禍亂以安民生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
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
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兒幼女父母親戚來求
者即還之諸將皆頓首受命 乙丑以集賢大學士丁
好禮為中書添設平章政事 吳王遣世子及次子往

謁臨濠諸墓時世子年十三次子年十二命中書擇官
輔導以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
至墓所拜掃禮畢乃還 丙寅平章內史闕保封許國
公 吳王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
君天歷以弟醜兄至於閨闈之間每多無別上下相習
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
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禮義者御世

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
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
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
棄之之時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
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
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念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

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
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
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
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其蒙古
色目諸人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人撫養無
異檄到之日各宜知悉 丁卯吳大將軍徐達等師次
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 己巳吳
王以大軍進取中原恐庫庫特穆爾乘間竊發侵擾邊

民乃命中書省臣戒飭廬州安豐六安濠泗蘄黃襄陽
各處嚴兵守備 吳湖廣行省遣兵取寶慶新化縣擊
守將麻周破之 吳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克其城
方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分兵徇瑞安
其守將謝伯通以城降 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吳大將
軍書乃遣使約欵且奉表賀平張士誠王遣徐唐李儀
等往沂州授信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
職所部軍馬令悉聽大將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

兩端外雖請降內實修備王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勒
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十一月癸酉朔吳朱亮祖率舟
師襲敗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
李德招諭之乙亥明昇遣其臣鄧良叟聘於吳吳王
命良叟從大將軍觀所下城邑丙子吳徐達師次下
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往徐州進取山東諸州縣
己卯徐達兵至榆林鎮元僉院郝毅鎮撫孫惟德降達
令黃逢等守之庚辰吳平章韓政師次梁城元同知

樞密院盧斌僉院程福等率衆降是日徐唐等至沂州
辛巳吳征南將軍湯和克慶元先是和兵自紹興渡
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煥遂
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屬官耆老自
西門出降方國珍驅部下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
珍以衆迎戰和擊敗之斬首及溺死者甚衆擒其將方
惟益等獲海舟二十五艘國珍率餘衆入海和還師慶
元徇下定海慈谿等縣初吳王令王宣以兵從大將

軍征討及徐唐等至宣不欲行乃使其子信密往莒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綱等詐來犒師以緩攻達受而遣之仲綱等既還宣即以兵劫徐唐等欲殺之唐得脫走達軍達即率師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遣梁鎮撫往說宣宣陽許之尋復閉門拒守達怒遂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殺惟德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莒海州及沭陽日照贛榆沂

水諸縣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信殺孫惟德遂執宣杖而戮之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乙酉吳定大都督府及鹽運司起居注給事中官制 方國珍遁入海島己丑吳王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兵自海道會湯和討之 方國瑛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吳朱亮祖納款 丙戌以平章政事裕魯特穆爾知樞密院事旺扎勒特穆爾平章政事巴延特穆爾特克實並知大撫軍院事 庚寅吳王遣使諭徐達等曰聞

將軍已上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星紀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太史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方國珍部將多降於吳湯和復遣人持書招之國珍不得已壬辰遣郎中承廣員

外郎陳永詣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善明則從子明輩等
納省院諸印於和 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猶高為中書
平章政事命太尉中書左丞相特哩特穆爾為大撫軍
院使 是日冬至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厯初戊申
厯成將刊布基與其屬高翼以錄本進王覽之謂基曰
此衆人之為乎對曰是臣二人詳定王曰天象之行有
遲速古今厯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
時鄭國一辭命必裨謔草創世叔討論子羽脩飾子產

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歷
乎公等須各盡其心務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以所錄
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丙申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
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丁酉命閩保分省
於晉寧 庚子吳克滕州初徐達令平章韓政分兵扼
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實畧滕州楊知院
嬰城固守已而聞大軍至楊知院遁去遂克其城 吳
王諭徐達等曰若山東各城俱下留兵一萬守益都餘

分軍收濟南濟寧然後大軍進取河洛燕薊相機而動其餘州仍舊卒賜之 辛丑徐達軍攻益都城拔之平章保保降宣慰使布延巴哈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令指揮葉國珍等守之初吳軍壓境布延巴哈力戰以拒及城陷而保保降布延巴哈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吳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布延巴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

臣各為其主豈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先是其妻阿
魯珍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
今事至此惟有死耳家人莫不泣下已而布延巴哈二
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珍欲下
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
皆隨溺焉保保姓李氏陽武人又名老保從察罕特穆
爾起兵數有功後為平章留守益都至是出降與白知
院俱送建康老保後從王如汴王使招諭王保保王保

保鵠殺之 壬寅吳征南將軍胡廷瑞帥師度杉關畧
光澤縣下之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與翰林學士承
旨王時待制黃昇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
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伊蘓出師軍
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
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
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
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

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庫庫近而重也今庫庫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庫庫弱而輕南軍強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庫庫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伊蘓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

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庫庫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奏不報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吳律令成王與諸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命有司刊布中外乙巳吳徐達等將發益都遣使往樂安招諭俞勝時勝兄寶為帳下所殺勝代為平章領其衆明日達師次長山北河般陽路總管李至

等詣軍門降於是所屬淄川新城等縣皆望風歛附
丁未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
而東下齊魯數十城雖韓信不是過也然事機合變之
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歛附而未嘗遣一人至
此若留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
命馮異平三輔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散其小民令
就農桑壞其壁壘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其
思之 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師至東平平章馮德棄

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參政
陳璧等以所部來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右丞杜天
佑左丞蔣興以衆降得船一百五十餘艘 戊申孔子
五十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聞吳軍至率曲阜縣
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張興祖興祖禮之
於是兗東州縣皆來降 吳置尚寶司秩正五品置侍
儀司秩從五品又置內職六尚局及教坊司教坊以樂
工為之 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於吳吳王始

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
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
不以前過為過 戊申吳宋迪使山東還言張興祖能
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
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
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
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徐達至章丘守將石丞
玉成降 庚戌徐達至濟南平章達多爾濟進巴等以城

降命指揮陳勝守之 征南將軍胡廷瑞至邵武守將
李宗茂以城降 張興祖兵至濟寧守將陳秉直棄城
遁吳兵遂入守之 辛亥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
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相慶予獨謂勝而能戒
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
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
慮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乎成乃可以有成若一懈怠
必為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密州守將邵禮詣吳徐達

降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所部謁見湯和於軍門得
士馬舟糧甚多已而昌國州達嚕噶齊庫爾濟蘇亦來
降與國珍等並送建康吳王乃悉召其臣以丘楠為韶
州同知又以表草出詹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浙
東悉平壬子樂安俞勝遣郎中劉啓中等詣徐達納
款癸丑吳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
進王不許羣臣固請王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
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

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何文輝師至建陽守
將曹復疇出降命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蒲臺守將
荆玉及鄒平縣尹董綱詣吳徐達降達以降將鄺毅守
鄒平命指揮張堃守章丘唐英守蒲臺 己未吳律令
直解成王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
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聾瞽天下之人使
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犯
法者自少矣 庚申以楊誠陳秉直並為國公中書平

章政事 吳王命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辛酉吳廣信衛指揮沐英率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 吳命凌統為浙東按察使王見其衣服垢敝謂統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曰臣平生好儉素王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弘有飾詐之譏統慙而退 壬戌俞勝自樂安來見徐達於濟南達遣勝還樂安留其郎中楊子華 吳左丞相李善長率禮官以吳王即位禮儀進 癸亥吳

中書省議和池州徽宣太平諸府民出布囊運糧王曰
國家科差不可苛細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為
囊亦易何用復取於民不許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伊
蘓太尉知院托和齊中書平章政事呼琳岱額高知樞
密院事小章圖堅特穆爾江文清魯爾等會楊誠陳秉
直巴延布哈俞勝各部諸軍同守禦山東又命闕保往
為聲援時猶未知俞勝之降吳也 吳王御新宮以羣
臣推戴之意祭告於上帝皇祇其畧曰如臣可為生民

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當烈風異
景使臣知之 吳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 乙丑吳
禮部尚書崔亮等以所定冊立皇后皇太子禮儀進

丙寅以莊家為中書參知政事 吳王命世子及諸子

名祝告太廟曰維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禮所重古今皆然
仰承先德自舉兵渡江以來生子七人今長子命曰標
次曰棧曰柵曰棟曰櫛曰榑從孫一人曰煒敢告
知之煒後更名守謙王以諸子年漸長成宜習勤勞命

內侍製麻履以行凡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行其一吳定內使冠服制凡內使冠用烏紗描金曲角帽衣用冒背花圓領窄袖衫烏角束帶吳左丞相李善長等進儀衛王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善長曰此誇大之辭非古制也命去之吳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率諸將進取登萊各處州縣戊辰吳王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

沙漠惟任一已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
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
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
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氣不
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
救公等宜以此為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仕之勿循
其弊也 己巳吳徐達至益都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
將安然各遣其僚屬奉表來降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

者達欲斬之其子請以身代達送之建康王嘉其孝并其父宥之 庚午吳征南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走延平以拒敵時和等行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平章庫楚所殺吳師登岸將圍城庫楚領衆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潰

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吳師於臺上蟻
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和擊殺
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楚塔海穆爾和卓巴
哈左丞鄧佳中丞特穆爾斯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
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多爾瑪不屈下獄死
時僉院拜特穆爾居侯官聞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
我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
焚之遂自刎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

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畧
定 辛未吳王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 吳
定各縣為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以下為上縣六萬
以下為中縣三萬以下為下縣 減金華田租初得金
華時軍食不給知府王崇顯請增民田租以足用民頗
病之至是江浙平章李文忠以其事聞遂下令免所增
之數民大感悅 是月詔命陝西行省左丞相圖魯總
統張良弼托烈伯孔興各枝軍馬以李思齊為副總統

守禦關中撫安軍民托烈伯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便
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共勤王事恩齊等皆不奉命

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復上書皇太子言庫庫特穆爾
兵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
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之罪也況聞庫庫
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猶未自絕於朝廷朝廷豈宜遽
絕之當今為國家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
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

則假其藩衛之力極意勉勵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書以聞太子不報是歲集賢學士致仕歸賜卒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八十四